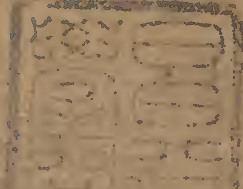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景文公筆記
鼠璞
善誘文
上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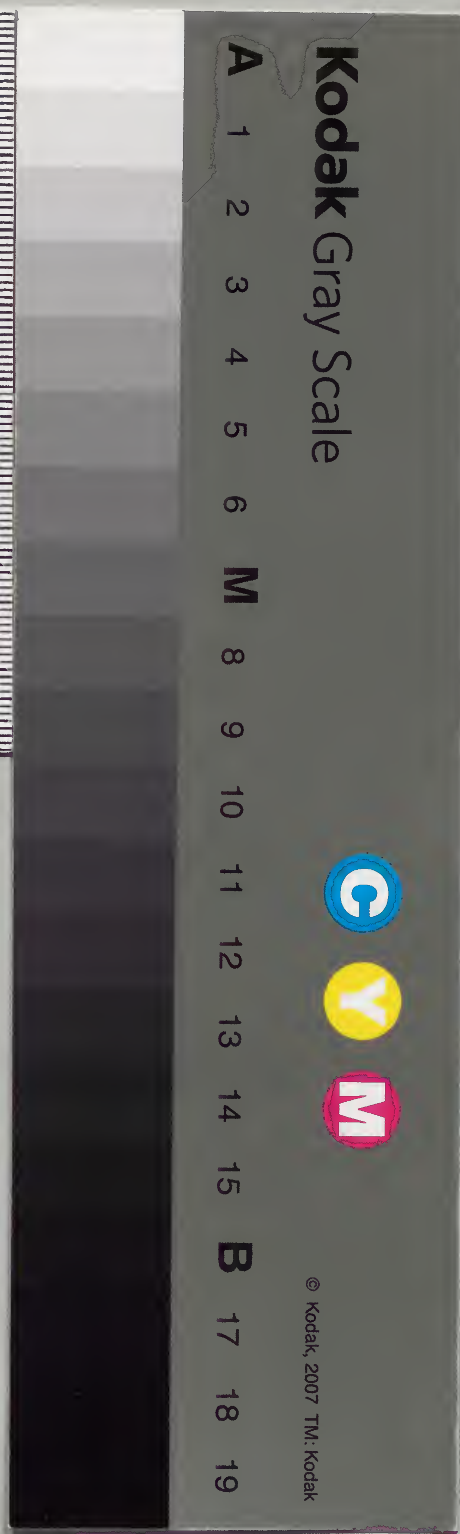
三〇册	九八四	漢書門類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七〇函	九八五	漢書
架	册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54
冊數		30(13)
函號		370 33

共三十本

丁集二



宋景文公筆記上

釋俗

淺黃文庫



近世授觀察使者不帶金魚袋初名臣錢若水拜觀

察使佩魚自若人皆疑而問之若水勸於酬辯錄唐

故事一番在袖中人問者輒示之

宦者宮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故共易為初月王珪

為脩起居注頗熟其聞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

暗月為端月以正音政為正音征今乞廢正征音一字不

用遂下兩制議兩制共是其請表去其字曾公亮疑

而問予予曰不宜廢且月外尚有射正詩曰不出正

兮不止正月矣曾寤密語相府罷之

國朝有青朶子直衛士之親近者予嘗脩日曆曾究

其義關中人謂腹大者為胠肱上孤下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為胠肱後訛為骨朶朶從平聲然朶難得音今為軍額固不可改矣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爐修注官夾案立予詰吏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為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稌槩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云江左有鹵槩以首大如鴈故云釋一作槩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壻亦可怪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道佛二家寫書猶用黃紙齊民要術有治雌黃法或曰古人何須用黃紙曰藥染之可用辟蟬今臺家詔敕用黃故私家避不敢用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樂謂精曰鯽今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樂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
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

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樂石有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樂石而儒者徃徃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擣辛物作糞南方喜之所謂金糞玉膾者古說糞曰曰受辛是曰中受辛物擣之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莒公言河陽出王鮪即今黃魚也形如豕口一曰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

腥不可近官以為鮪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王鮪岫居者

蜀人謂老為皤音波取皤皤黃髮義後有賊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戲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脩書學士劉義叟為予言晉書言咄嗟而辨非是宜言咄喏而辨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

今造屋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蓋庸峻也集韻曰庸奈屋不平也庸奔模切奈同都切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

廷音皆作廷音故廷中廷爭柄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皆作假音朝請音皆作請音諫爛脫音皆作脫大守音皆作守周身之防鞞為防廷尉評音為評中鞞與為中興若此甚衆

葛公嘗言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為斜日誤矣予見劉琨詩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夫

余見今人為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嘗讀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擔荷之具雜見子史何云未詳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為大

音如舟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帶之雅古以車音為車漢以來乃言車音俗

語則曰車音則今語為雅

今公私文書以勅音為敕吏既書畫有體不復能改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為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召力為劬

古無正字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間為閑後人以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鼃鼃從龜奪奮從雀席中從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谿巫混經旁臯分澤外獵化為獾音葛

業左益土靈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爲怪人

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竒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嘆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重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已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

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一作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有若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論著多似之末年尤

與澁人讀之至有不能曉者

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
丐於古而一出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
品目焉

晏相國今世之工爲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
篇唐人已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
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

上即位天聖初元以來摺紳間爲詩者益少惟故丞
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
王公璩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學士李公淑文章外
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
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

余於爲文似遽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一
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纔至於道乎天稟余才纔
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
綽矣

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叟喜曰公之
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便
快然久之不可施於史傳發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
詔一令可載於傳者唯捨對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
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
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極摯者也

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灤西春水穀紋
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
生熟之生語乃健莊子曰自生熟不盡於前王

宗景文公筆記上

宗景文公筆記中

考古

某公言左氏國語越大夫舌庸今春秋傳作后庸而
姓纂舌氏引越大夫為祖

今人多誤以鮑照為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
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
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
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
為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為太史令耳遷尊之為公
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
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

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古者大夫字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莊子李斯嶧山碑如此

古者牛唯服車書曰犖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土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

今國學行王弼易題曰周易乾傳第一下云王弼注且傳即注解名下當只云王弼乃允

莒公言詩有常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常且常棣唐棣唐棟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類

禮記謂榘梨之臧者今榘與梨絕不類禮記所指非今榘也

莒公言物理不可必故聖人隨有無言之以教一世必於有則不可常見如彭祖七百歲黃帝升天秦穆趙簡之帝所也若必於無則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帝時有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論是已宋書文林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

唐玄宗始以隸楷易尚書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予見蘇頌撰朝覲壇頌有乚虞氏字館閣校讎官輒點乚字側云疑不知乚即稽字

顏之推說唐末文籍亡散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

徐鉉徐鍇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鍇爲說文系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今書不備古文自李陽冰洙於篆隸而名作冰音凝故參政王公亮臣但讀陽凝予曰陽凝無義唯陽冰有不治之語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樸案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爲樸耳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子爲學之比隋有柳詵傳又詵之訛以玃易巧矣予見佛書以言辯字多作玃世人不復辨詰者不讀說文余以爲非是古書有六書

春秋止戈爲武反正爲乏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公爲公子夏辨三家度河仲尼登太山見七十二家字皆不同聖賢尚爾何必爲固陋哉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案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𪚩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𪚩字也鳥本鳥名能獸名爲猴名乙鷲名借鳳爲朋黨字棚音學多不知不讀說文之過也漢書李廣傳數奇注切爲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翳奇孫宣公葬當世大儒亦從曰數翳後予得江南本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朔從所具反云世人不知之覺

漢書黃霸傳云京兆尹張敞舍鷓鴣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以聞顏師古曰此鷓音介字當作鴝此通用耳鴝雀大而青出羗中非武賁所載鷓也今官本介字誤作芬鴝字作鴝鴝亦音芬鴝是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鍇本亦如此改定

予曾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全本顏監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顏當時不見此書云今略記於後

儒林傳施雠傳云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該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大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樛之為壽張令案此

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為毛忽聞為屯驚怪者多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為風俗通而不信

趙子傳蔡誼授同郡食我子公師古無註該案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為博士食

音嗣

顏安樂傳疏廣授琅琊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路為御史中丞該案艸下完音九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艸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筦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為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號為西河太守今莞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

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

瑕丘江公傳丁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至長沙

太傅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該案風俗通姓氏

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

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也與君想離

愁而無聊也該案牢字旁著水晉直作牢韋昭曰萍

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羈鵠之先鳴師古羈音大系

反鵠音桂該案蘇林鷓鴣音殄綃又挾獠狂該曰

獠狂無頭鬼見字林

招搖泰壹顏以張晏注招搖泰壹皆神名該曰如淳

作臯楔臯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

臯搖

儻胥弩陸該引三蒼因山谷為牛馬圍謂之陸黃

云弩陸在上林苑外灑沈菑呀壑瀆該案灑沈菑而

呀壑瀆乎呀或作呵呵叱問四瀆也秋秋踳踳入西

園切神光顏曰啾啾踳踳騰驤貌該說啾舊亦作愁

韋昭音裁臯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眾聲

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為据云稽顙樹顙扶服

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頂下向則樹向上也該案韋本

作梨顙樹顙梨顙顙擗地樹顙顙觸地也今作稽顙

傳寫誤耳又玄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

篇該案衝作衡云八十一家相對之第如輻輳之衛

又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疑

今人不見太玄及別錄不知其謬誤為十三卷顏曰

誤與撰同該案字林撰專教也音詮惟禮記音撰尚
有一卷未尋得

予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
短也此言之要也

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為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為
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為昧訓北曰
北猶別也

古人語自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淮有
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
泣孔丘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黃憲
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云

古人名黑醫黑肩牛蟲犬子今不以為雅迎貓為食

田鼠讀禮者不曰猫音茅而曰猫音避俗也莊子曰
道在屎溺今為鄙語漢書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
騾也如此語麓甚可削去也

宣獻宋公嘗謂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
子之上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茂以加云予謂老子
道德篇為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為辭賦之祖司馬遷
史記為紀傳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
不能過規矣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
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
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
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王弼注易直發骨髓不如鄭玄等師承有來也或曰
何以得立為一家予曰弼棄易象互體專附小象衍
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訾退之今講易者已讀弼注
訖至小象則更無可敷演矣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
四卦本之乾坤及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叙乾
為玉為金坤為牛為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
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

老子曰無物之象古語亦有想象韓非子曰人希見
生象得死象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
意想者皆謂之象然說亦怪矣

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
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推小已之得失其流及

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此語最佳

太史公曰趙勝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見自振澤繼
為亂世之士治世則罪人矣

春秋者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
位故見其志於春秋是以引天下之譽褒之賢者不
敢私引天下之議貶之姦人不敢亂故漢人以春秋
決獄所以法仲尼也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
少時止以孝顯末如晚節之該洽也

賈誼善言治龜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
叙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至矣

韓退之稱孟軻醇乎醇者也至荀況揚雄曰大醇而

小疵予以為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緩荀之學也雖疵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賈誼善言治健而快過董仲舒一等仲舒優軟不迫切純儒也

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丞相以為知言

或詆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不知用范增則敗矣高祖之量之謀兼韓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關東地與之而不疑當是時玩信等如股掌上一土丸爾

高祖知吕后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吕后若斷一

巨拇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陳平周勃蕭何等參等故委戚氏不顧為天下計俾后佐之惠帝六年后八年是時天下已定姦人不能搖亂文帝以一乘車自代來即位則高祖料之熟矣

世稱文帝漢盛德主也然在朝之儒賈誼一人而已所任宰相盡高祖時猥將庸人亦不深討禮樂典章於時詩書皆伏而未出然而天下太和兵革不興南越順德諸侯軌道匈奴雖數盜邊亦不敢深入由是言之治天下者在質而已不必尚文故曰質近實文近名文弊則民詐興矣

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字為弗裕矣孫權引殺融為比而斥虞翻誅張温權之量又下矣待賢少忌

唯劉備為綽綽云

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或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奪其爽以誅或寧不信乎

孫權用吳諸葛亮用蜀終不能得中國一尋一常地卒之并吳蜀者晉也

能以身為國與亡者蜀諸葛晉謝安秦王猛是也

霍光學伊尹才不周用故宣帝立王莽學周公姦足以自文故平帝篡

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為佳語

左太冲詩曰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使飄飄有世表意不減愁康目送飛鴻語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音過於慟哭

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誇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

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

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

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莊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茲遠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

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

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
達自然之氣也掃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所
愛奉之尊之也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
已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
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加矣
周公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乎祖欲遂無
配則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天下不見之天下非
仁也於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
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今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
未必圓顛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
事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
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

也仁乎其父故親于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
敬兼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達於天下而
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者也或曰經前曰天後曰
上帝柰何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然故郊
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明也明祖不可
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
夔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敢問
何謂也對曰以爲虞氏之德上奉天下法地中得人
萬物字茂寒而寒暑而暑殺之不暴貸之不公挈天
下納於仁壽若奠器在壚以其成功次之歌詩轟然
寫金石入匏竹無所加其德可矣鳳未始來也獸未
始感也且樂作之朝作之廟作之郊乎朝有宮室之

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營衛之禁則獸何自而至焉
自山林來則必凌突淮河戢戢林林躩踞躑躅然連
頓足掉首騰踏盤完何其怪也群瞽在廷百工鴈行
而獸參其間吾以為怪而不祥曰然則孔子何為不
刪而著之曰樂主成功不得不盛推吾誼侈吾言以
肆之有如祖考來格又將見顓頊堯瞽叟闐然於堂
上耶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尊賢而賤不肖
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曰中
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
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不肖
者讎中行氏欲不亡得乎孔子可謂知言矣昔者郭

公如是而國為墟中行氏既知之矣而不能改又及
於滅

蜀關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張飛愛重君子而不
恤小人二者特所偏耳身皆死於人手是不可忽也
燕小國也其地於天下若靨之著面然而昭王賢王
也得郭隗尊事之故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
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閑於莒鼠伏而不敢
出悉返燕地計其衆不與齊醜然而能申意至此者
由得士也故曰無常安之家無常治之民得賢則安
昌失賢則危亡自古迄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鑒所以
照景前事所以知今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
務矯蹟於其所以安昌未有以異夫却走而求及前

人也

余謂佛西方之達人也其言茫茫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以爲一真真立而妄隨又去真陪妄以無脩無證爲極若曰無脩乃脩也無證乃證也雖脩而未嘗脩雖證而未嘗證故舉天下衆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如是無量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又曰如來說即非衆生是名衆生于以脫滯縛泯有無自放於太空無垠之所雖然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惟釋迦文殊劉言之癡刮法之痕矣自文殊而下已自執所見所見差駁纖垢滯夷故維摩詰以一嘿對之乃皆悟入佛與中國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於道

者無今古華戎若符券然

堯之四凶今之姦臣能之周之十亂今之賢臣能之古與今交相勝耳

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非盡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紂之世比屋可誅非盡可誅也可誅之人多也成康刑措四十年不用非也以爲二王能用法不濫殺可矣

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中國之尊且見略於外也

蜀人謂施師爲長年三老杜甫用之詩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濁隨宜改易劉在薪中入張韻留宴汾陰西入先韻直取

意順則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惟白居易
用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麒用佶音麒袍雪擺胡用鶻
音騰衫紅攔干三百六十橋用謹音等徃徃有之晏
丞相殊嘗許之曰詩人乘語俊當如用字

春秋霸之濟不在此舉也古人以濟不作兩字用謂
濟與不濟也今人用不爲歟耶之比不一音孚鳩反
漢陳平封曲逆侯蕭何爲鄴侯霍去病爲驃姚將軍
今學者讀曲逆爲去遇鄴作齶驃爲漂遙不作本音
何耶

古人自有文語卓然可愛者穀梁子曰輕千乘之國
則可矣蹈道則未也故柳宗元以爲潔三軍之士
然皆笑粲明也知萬衆皆啓齒齒旣白以整髮也

仲尼居三蒼作尼說文作尻

亘從二間舟𠂔𠂔𠂔𠂔改舟爲曰何法咸以舟一爲舟
航字

宋景文公筆記中

宋景文公筆記下

雜說

君得其健強陰戢戰臣執其旨百度乃疑欲正四方
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天不待規而圓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
君天道也臣地道也

天用其圓地用其方圓道主於生方道主於成天君
德也地臣職也君操無為以臨臣之有為萬物自歸
上逸於制下勞於事百度乃治無為者非謂塞吾耳
不聽也蔽吾目不視也閉吾言不出也謂審於有為
之內不為於有為之外也何謂內曰官不職責之相
士不練責之將財匱責司農獄不正責廷尉是為內



何謂外曰歲有常賦而又賦焉是曰賸人有常役而又役焉是曰橫力不勝加如貧則跌材已窮加如任則敗是為外振其領群毛整提其綱萬目張綱歟領歟君所執歟

君有常道臣有定守賞當功罰當罪與之惟我德奪之惟我懼君道也奉法循令竭己力以獻功於上臣道也故臣有所憎能以得君之罰以去之是謂作威有所愛能以得君之賞以貴之是謂作福法雖明意得輕重之謂之玩法令可遵情得出入之謂之侮令君喪道臣失守故曰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能無十而知吉凶乎曰以甚治攻甚亂濟所以安除甚惡能無祭而福乎曰不奪民時而順物宜能無膠

漆而合乎曰不以遠近內外與之同欲一推吾心納兆人之腹能不賞而使人勸乎曰先賞有功能無罰而使人畏乎曰先罰有罪弛惡不戮姦笑於腹當封吝寵勞臣諱勇奴耕于原婢執其鬢丈人以安植表挺挺下無曲影善聲之唱應無醜響

不可得者上不以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之暴禁而不止謂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謂之虐令而不行謂之凌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故聖人慎舉錯去三不可則善矣

賤而不可不因者衆也剛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慘而

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不勸者農也。穴恐當而不可不嗇者財也。曰因衆柰何。曰人之情莫不惡勞而我逸之，莫不欲富而我與之，莫不憚危而我安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則可與共勞，已富則可與共乏，已安則可與同憂，已生則可與濟難。夫民國之基也。五仞之牆所以不毀，基厚也。所以毀，基薄也。故曰一字無百足不僵，則附者衆，流水不窮，則來者遠。民之瘠無肥，國下之悅有豫。

一作君

食者人仰以生也。適則飽，過則病，甚病者死。法者國仰以安也。順則治，逆則亂。甚亂者滅。商家之法一而湯以王，桀以放。周家之法一而文武以興。幽厲一作然則食無心於生死，在人之適。過法無必於治亂，在君之順逆。

古之人淳，今之人詐。柰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紂是也。難曰：古巢居，今宮室；古茹毛，今饗孰。柰何曰：是直事有工拙耳。創始者難，踵成者易。功百物皆是，夫何足疑云。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南坤道也。東南柰何曰：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為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剛，笮之則服，西北柰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為人毅而近愚，食淡而勤，生士沈厚而少慧，屈之不撓。

小人之情易見也其錚錚似辨其悻悻似直攻人之私似公觸大臣撼大事似強多所建請似才數讓小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薦賢攻其朋之細過似不黨故君人者權以真偽則錚錚者敗討其忠邪則悻悻者露語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詐察大臣之可伏而不宜退則強者譎聽而不可施行則才非是權以要官厚祿覲然而謝則高者猥所憎者去所同者進則非賢時時取黨人之細過暴揚于外如甘辛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濟上疑主心下欺與人而君子已見其肺肝然施施自以爲莫我得也
夫生民晨作夜寢早起晡食寒絮暑絺常怒而不爲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絮春許徐

褫早許飽夕許慊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毋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替喜怒且憂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惱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候憂樂喜怒至而不父舍母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留彼其以我爲囊橐矣

掩其耳而聽藐藐由洪洪然掩其目而視了了由眊眊然惡來掩紂之耳武王翽師於孟津之濱宰詒掩夫差之目勾踐噤笑於會稽之隙一作歌者不受其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能左顧者不能右眊勢不兼也
櫛之於髮不去亂不能治髻法之於人不誅有罪不

能完善人此謂損之而益

古語曰斛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聖人其善概歟大奢概以中溢欲概以道寢慢概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嗚呼為國者審所樹而已

鷓鴣鳴春蟋蟀吟夏螬蛄喝秋螿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鑑向日而火至方諸向月而水至物存自然而感者無遠近之間

佞色不能悅堯目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堯識之言非不至桀厭之

愚不可詐者民也賤不可勝者衆也櫛之為吾之力毒之為吾之賊

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軀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為軀害臂大於指屈伸可使指大不使其臂乃廢剛四肢者骨也剛大厦者棟也剛天下者兵也

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柏冬青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臣弄其法主威且劫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炙君戶將聞

父慈於蠶家有敗子將礪於鉄士乃忘軀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蘭金在途無不撿也吐珠在澤無不拾也梟不憑夜弗能自怪政必先鑄姦人投詐

父否母然子無適從政產二門下乃告勤
君與臣不同而昌君與臣同而亡

謀不厭衆決之在一決不能專朝有爭言

金鼓既震卒騰於陣爵賜已明士勇于廷

重輕不同衡獻其公曲直相欺繩黜其私

造父亡轡馬顛於跬庸人厲策馬爲盡力

去山弗棲虎喪其威瓜牙弗具失所爲虎

知賢不進朝有刊印知不肖不退挈明入昧

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

踊于場者雞至嗟于牢者豕集惠於國者天下來

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近寒與饑耻則去之

魯賈亂厘廡農敗田讒夫撓邦害焉訂祥

忠與邪並黨衆者勝主乃失柄

不大其幹而衆其枝幹乃速披

言等出於口在賢者爲王在不肖爲佞

櫛所以去亂髮浴所以濯膚垢

工圍者飽於茹善邦者羨於食

鳩外求圓無圓矣法外索平無平矣

貞厲不同物治亂不同日

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之世不語戰

水滯則回道衍則聖

聖賢授受功不贅漏

拙製傷錦迂政損國

任賢而二五堯不治

含糊不斷上產其亂
謀道作舍三年弗架
鼎大魚小糜於數攪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
主不謹戶盜者夜舞
樹枝太繁必搖其根
苦口之藥疾者甘之拂耳之言明君愛之
我憎之能得罰於君我愛之能得賞於君政在於臣
黨與成群君則孤而無民
種禾不擾而對其秋與食爲仇
兩上不得相事兩下不得相使

庭戒諸兒

教之持世者三家而已儒家本孔氏道家本老氏佛
家本浮屠氏吾世爲儒今華吾體者衣冠也榮吾私
者官祿也謹吾履者禮法也睿吾識者詩書也入以
事親出以事君生以養死以葬莫非儒也由終日戴
天不知天之高終日蹠地不知地之重故天下蚩蚩
終无謝生於其本者德大而不可見也道家所尚清
淨柔弱聞齒以剛而缺不聞舌以柔而折以有爲爲
末無爲爲本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賊莫大於德有
心心有眼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
不化然其清淨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
行之不害爲儒也佛家自遠方流入中國其言荒茫
多大多所譬諭合群迷爲直指生死爲妄以太虛爲

体其法曰欲言則差欲心則謬如一漚生一漚滅還入於海漚自妄見海無生滅無有也亦無無有亦無無無淡然無所得而止止亦不止也

治戒

吾歿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歛用濯浣之鶴氅紗表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君然助助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墟下付無窮吾尚何患掘冢三丈小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盞酒二缸右置米麩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華履自副左列吾誌右刻吾銘即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

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以請謚有司不可受賙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樹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遂無知也喪之詣塋以繪布纏棺四翼引勿得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慎無妄編綴作集

左誌

祁之為名宋之為氏學也則儒亦顯其仕行年六十有四孤操完履三封之南葬從先子

右銘

生非吾生死非吾死吾亦妄吾要明吾理
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
後不得妄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
孺兒未經任子此以諉莒國公莒公在若等不爲孤
矣孔子稱天下有至德要道謂之孝故自作經一篇
以教後人必到於善謂曰至莫不切於事謂曰要舉
一孝百行罔不該焉故吾以此教若等凡孝於親則
悌於長友於少慈於幼出於事君則爲忠於朋友則
爲信於事爲無不敬無不敬則庶乎成人矣若等兄
弟十四人雖有異母者但古人謂四海之內皆兄弟
况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戚兄弟孔懷不可不念

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他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
彼應背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莒公友吾云何可以
爲法矣大抵人不可以無學至於章奏牋記隨宜爲
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
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宋景文公筆記下

石筆記三身以數本參訂粗少舛午景
文公議論攷據情切如此然前輩猶有
一二可疑如骨蔡字蓋槁字古作蔡嘗
飾以骨故曰骨蔡後世吏文略去其又
蔡朶二聲相近故譌爲朶耳鮑照因武

九
璽而改爲昭非誤用也冉耕字伯牛而古犁字亦從牛則牛耕不始於漢矣移者今郁李也非開而反合者也酈道元水經註云薛瓚註漢書則謂臣瓚爲于瓚者非也集韻一書乃景文公與諸公撰定者去聲統出朴字蒲候切入聲又出朴字匹角切與樸同今謂朴無樸音何耶卯乃古卿字又音壘今謂卯本柳字又何耶衍既加點勘又以所聞於前輩者識其後寶慶二年四月初吉上盧李衍謹書

鼠璞

媵妾

桃源戴埴仲培父

江有汜序有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鄆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

同姓至親可講媿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畧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為弱國嘗為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為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為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子晦庵注媵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釋文云媵達也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為送以此證媵為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于將之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為妾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為妻脅於齊媵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媵娶於楚而齊媵之

脅公立為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記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去國

世之去朝廷為去國用孔子去父母國出處然今與列國時不同春秋之世去魯之齊去秦之晉可言去國既天下一家非能比走胡南走越雖辭榮闕庭退藏巖谷何地非王土也

呼父為爹

梁蕭愔刺荊州還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傳謂爹徒我反荆土方言今浙人以父為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廣韻爹陟斜切注羗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其說甚明奢正奢切

注吳人呼父爺以渡切注俗為父聲音夫率相似隋
回紇傳以父為多亦此類

騶虞

以騶虞為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園騶虞之珍群歐公
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園名虞虞人之官以闡之漢儒
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為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
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誣罔可知
騶虞為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為官得之矣以騶為園
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
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
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美之如
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于沛必招虞人騶虞也

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食不踐生草之說予不敢信

篙師

海孺呼篙師為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
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陝以篙手為三長老蓋
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為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
而詩叙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為育才之地惟
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
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則克敵
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
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

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群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堦序言史克作頌以脩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

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向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為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樂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為居處之室魯為游從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詩言翩彼飛鴉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

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泮為地名與楚之渚宮晉
虎邨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
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
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
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
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復言
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為璧解以員水

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
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
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
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為可欺也妄誕可笑

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卵母聚大眾不可稱兵於仲夏
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慾靜事毋刑
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
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左氏筮易

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曼為卿自豐
上六變為離晉師救鄭自師初六變臨子辰論楚子
之死自復上六變為頤蔡墨論龍見于絳自乾初九
變為姤曰潛龍勿用九二變為同人曰見龍在田九
五變為大有曰飛龍在天上九變為夬曰亢龍有悔
純乾變純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上九變為剝曰龍
戰于野其說變卦往往不過一爻及一卦泛立議論

固可若以筮法言自六爻皆有變動左氏所載占筮
悉不出一爻之變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
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
筮歸妹上六變睽卜偃勤王之筮大有九三變睽齊
棠姜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
謙媯始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
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需此十事更無重爻以上
變者惟晉伐鄭之筮遇復以全卦言而季武子報聘
之筮艮八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一卦與一爻
變與不變者其象純一可以立論姑假是致附會之
言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筮占之應何無四
爻以上變者可書耶左氏失之誣予於此得之

探花郎

擬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為探花郎
本朝胡旦榜馮拯為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
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
年為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
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
年少三人為探花使賦詩熙寧余中為狀元乞罷宴
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為第三人

彭籤經

俗以素女術出於彭籤予攷列仙傳籤云上士別床
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
號彭祖經是籤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為先務與世之

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
百歲之壽且又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
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為之節文樂而有節
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陷命即此類也

扶桑

離騷云飲馬咸池摠轡扶桑東京賦云登天光於扶
桑謝莊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張衡
思立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東坡云一醉扶桑瞰半
夜扶桑開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曰東方
之野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
一日居上枝皆戴鳥如此則扶桑在沈寥之表及說
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溟之東二萬

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日食之其如
其皮為布錦及紙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於
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山海
經多誕不足為據楊炯渾天賦謂扶桑臨於大海李
白詩謂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竟以扶桑為日西
京賦復亦濛汜對說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子復得數字晉摯
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結闕杜翊受反而不通
即今之結闕字晉禮儀志有懊懷上烏浩反歌即今
之懊懷字衛垣說字勢曰或黠上帝下點下黠狀似連
珠即今之黠點字王沉釋時論曰鼻齶上下下膠而刺

鼠糞

天成公綏嘯賦曰旬殫勞曹即今之鰥胤勞曹字古
人用此等字不見為俗何耶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
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没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
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石復
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嘗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
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榘請杜宣酒
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
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次對

今人以唐百官入閣待制

次對

百官五品以上清宮每日一兩人隨仗以備
正元七年於常參日引見二人次對訪以政事元
間武元衡有請合而為一唐之待制非若本朝之有
此官建隆詔每內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李士等
以次輪對淳化詔百官次對遇起居日常參官兩人
次對皇祐詔兩制兩省臺諫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
次對是次對即輪對非待制之職也本朝侍從本
百官輪對元祐以王存奏罷之復行於紹聖四年紹
興中用呂祉奏始有已見請對之制是則次對輪對
本無別議

琉璃

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魏畧

云大秦國出綠縹青紺赤白黃黑紅紫十種琉璃西
京雜記載以白光琉璃為鞍闇室照十餘丈如
書是也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
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為琉璃採礦
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直物也博雅以琉璃為珠近
之

餽餽

續釋常談引資暇錄云餽餽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
從食不載故事事物紀原拜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
宗回客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弁公喫五
餽餽及見果然西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
漉去湯肥可以瀹茗是崔省此名本草載之

餽餽作餽餽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清汁之
俱從食邊何耶

鬻爵

今之鬻爵泛濫極矣多怨晁錯之作備余謂今之弊
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鬻者虛利歸於上鬻官
所鬻者實利歸於下鬻爵雖非正論然晁錯令
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為五
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初
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為郎武帝令吏入
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靈帝鴻
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温崔烈雖有勤
名譽亦以貨賄得之晁錯復生必大為所笑

傲骨

風業

尤可笑或訛為吳太傅闕澤澤慈水人不曾守此土郡未移治不應先有此祠大人之名益為無據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落疎來蔓萬奴似莘辛橋喬能隨隋止十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郕兒郤谷郟曾郟召郟章郟背亦有分為二姓微有添減則翬去邑從衣郟去邑添草郟去邑添水太率古人用字務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旗纛將軍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旗二

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節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詩書篇名

書篇名所謂分大禹臯陶益稷為三特竹簡不能多載不得不分以有暨益暨稷之辭名曰益稷猶論語孟子篇名孔以不忘益稷之功則求文義太過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與丰蕩與綿之類取章中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兩無正酌賚於詩無所取毛氏強為之辭曰兩自上下曰賚予也曰酌先祖之道中心不安雖支辭強辯與詩絕不類亦有例同而名

異者綿綿瓜瓞與綿綿葛藟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葛藟為名綿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綿蠻之義一以黃鳥為名意編詩者謾取以為名耳

穆生疏廣知機

師儒所以明道出處尤當知機穆王因醴酒不設楚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而申生受胥靡之罰疏廣見元帝不慧謂宦成名立不去將後悔遂移病而望之受牢獄之禍於是知穆疏蕭優劣

香藥卓

坡公與章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為當商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考坡仙以紹聖元年抵五羊染為帥廣通無出香藥

時好事者創此他處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藥別卓盛禮私家亦用之作備不可不謹

魏相許伯

士大夫出處如渾金白玉不可玷闕魏相賢相也始奏封事及白去副封乃借逕於許伯於是霍氏殺許后之謀乃得聞即詔相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也漢初不加諸士大夫相安受之浸居相位何始進之不正也用平恩以護太子家疏廣能言相謂非臣所及相豈念不到此感汲引之恩不敢諫耳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漢以外戚中絕是相啓之秉漢史直筆者當書曰漢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

六曹尚書為文昌

今以六曹尚書爲文昌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祿司災後漢志謂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乃文昌天府李固云尚書猶天之北斗令及左丞總領綱紀僕射右丞分掌廩穀是也漢又有錄尚書事令錄僕丞總以尚書言之即今尚書省古納言職也本朝令錄不置有二僕二丞自更官制以左右僕射左右丞爲宰執即中興後之左右相及參政六曹分職既非尚書省長貳迺稱曰文昌是文昌宮之將相反爲列曹之屬矣

麟趾

麟趾
稱宗寺曰麟寺王牒曰麟牒宗英曰麟趾之秀蓋本於詩序言衰世公子信厚如麟趾注謂後世

宗猶振振信厚前輩謂文王化行雖商衰世之公子亦信厚與有商孫子侯于周服同二說皆有衰世之辭亦是語忌王言宣布似不可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尚書用星履曳履孰事也二出處皆不可用漢鄭崇爲尚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乃僕射事唐韋見素爲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

綠野堂白蓮社

白居易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尚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官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

蓮社是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

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
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
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
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名為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
燒香亦可顯言穹廬之來使乎

防海

舟師始於吳越惟曹劉赤壁為大戰南北分境仗以
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虜造海舟
慮為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聞海
舟自京東入海必由秦州港口通州料角東則通明

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
勢湍險一失水道舟必淪溺得沙上水手方轉料胡
人捨馬不能有所為一舟容幾馬可謂至當之論紹
興末年李寶放蘇州洋三日風怒舟散漫不能收酌
酒自誓風止退泊明州關嶼追集散舟浹旬後方復
故欲乘機速發而風作波濤如山經月不得進南人
諳海道者也於舟楫非不便利猶艱阻如此况北人
乎膠西之戰女真在船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采石之
勝亦以女真不諳江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過數
人盡死於中流今人不攷本末北風一警即湍湍於
海道予嘗詢之並海篙工謂北舟皆棗諸雜木遇鹹
水多濕且重滯登萊一帶惟平底可用過料用尖底

既非一潮可到必有棲泊之處船少則無以取勝多則一放大洋豈能成蹤錢塘同時發渡遲速上下猶不可必其能併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習水尚彼此不相保況仗篙師欲一舉入吾腹心以全取勝決無此理昔葉義問謂土豪諳練海道憑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戶欲於江海要處分寨以為豪主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上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甚善鹽城石港料角等處皆可舉行近浙則各屯大軍規摹已備不必慮也

麗正門名

今行在內南門名曰麗正本取重離麗正之義然麗正乃唐集賢院名張說謂麗正乃禮樂之司麗正書

院開元五年建十三年改為集賢院

中書見胡旦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瞽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於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迴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已改為虬髯黑在無迴拜為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已携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為一字

師一謂張迴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一事訛爲
兩人將齊已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
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
乖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間殺老
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

溫公申公議論

司馬溫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溫公試而
申公辭改天章閣待制溫公以爲不及命下力異謂
同召而獨就是公著廉遜而臣無耻遂亦除此職予
意溫公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已各有規繩
一進一退惟心之安豈在苟同范景仁與溫公爲異
姓兄弟心未嘗不合元祐出處各行其志不失爲同

也人安得議其優劣

中涓

今人通竿櫝言典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也
已難用之書吏中涓之稱尤更爲僭漢石奮爲中涓
受書謁此豈臣下之所宜用

桂玉

馬存子長游謂子游京師薪如束桂膏肉如玉世以
桂玉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
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乃楚國故
事

家道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閑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

意媯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於大妣必曰刑于寡妻齊御間刑皆以嚴為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溢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穆一失治家之節則寬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故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

橄欖

東坡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注引杜詩崖蜜松花落本草崖蜜蜂黑色作房於巖崖高峻處然坡詩與橄欖對說非真蜜也鬼谷子曰

崖蜜櫻桃也他無經見予讀南海志崖蜜子小而黃殼薄味甘增城惠陽山間有之雖不知與櫻桃爲一物與否要其類也注坡詩者引小說橄欖與棗爭棗曰待爾回味我已甜特坡公換崖蜜作對耳山谷詠橄欖云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坡公取其味相反山谷取其味相投李義山蜂詩紅壁寂寥崖蜜盡此但作蜜用非是

寓錢

芸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璠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璠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

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
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

恩科

聞見錄載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法
蓋公與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不欲私之故為
天下之制世以推恩法始於富公予謂不然仁宗開
天章閣召范富條當世務方以止僥倖澄汰不才吏
為說無緣以私意創此科攷本朝開寶三年詔禮部
閱進士十五年以上司馬浦等賜出身祥符八年詔
進士六舉以上雖不合格竝奏賜特奏名七十八人
天聖二年以特奏名李道宗等為匠簿四年詔進士
應三舉免取解景祐元年詔進士五舉年五十年

不合格以名聞自此率以為常寶元元年被恩賜
者九百八十四人至和中李柬之以校年累舉不責
詞藝謂之恩澤四五百人欲輩之孫沐等條具將上
嘉祐元年詔罷特奏名時公正當國也嘉祐二年復
賜特奏名及諸科二百十四人恐一時詔罷特奏廟
堂因行裁減耳然嘉祐三年再詳定科舉條制亦不
該載一舉三十年法何也

獬豸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裸體可謂蟲豸五代盧
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
之豸豸字合文余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
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

訟令觸不直廌字合文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
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互通若有獬字下雖文
亦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文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
史舊有獬豸冠單呼為豸可笑

正衙常參

唐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望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
兩省供奉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朝為常參武
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為九參五品以上及折衝當
番五日一朝為六參三日不赴常參即橫行參假時
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殮而退開元以朔望上宗廟
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即喚仗及俟正衙者自東上
閣門入謂之入閣唐末亂離既不常御外朝入閣亦

廢常參官赴正衙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即退後官
明宗令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自此宣政不御省
寺監應在京釐務官以妨職事求免宰臣內朝奏事
中書聚廳無暇押班不廢正衙獨待次及辭謝官武
班諸衛無本品攝以使臣十員元豐間始罷常參日
參則左右史及尚書侍郎御史大夫以上六參則三
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兩參則寺監丞大理
評事以上月參則寄祿官通直郎以上除朔望參外
每以初五十一廿一廿五為參日渡江後雖有日參
官正衙既不日御又無入閣之制內殿廢起居之禮
四參日分或大暑祈寒風雨沾濕及假故向車駕詣
德壽或國邸中行宮中之儀多免常朝參日無幾嘉

定末年臣僚申嚴此制寄祿官通直郎以上既不比承平之時一入國門即破白直及馬雖欲赴赴朔望不可得參日多免猶前日也

陳東伏闕

靖康孫覲論太宰生陳東誘眾伏闕為亂建炎黃潛善輩宣策極刑覲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瑄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瑄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瑄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為一代理人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瑄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為罪督誦工諫何所

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心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闕為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為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為魏公惜之

十五國風二雅三頌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有美有刺本王治豳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衛鄭其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

合於治之正。幽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不終，悉難曰：正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復興變雅，不始於厲王而始於宣王，何也？若專以治言，則溢美其君，豈得為詩？夫子安得存之？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豳治，宋純於正，胡用之於樂章？況七月陳王業，于公劉，戒民事，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則受命作周代，商繼伐為政之大，燕群臣嘉賓，燕兄弟朋友為政之小，嘉魚山臺菁莪卷阿，棫樸均為養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六月采芑車攻，江漢常武，均為宣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周角豳商三頌，以盛德成功為主，則周頌之薦宗廟，告神明，稱

述祖宗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惟予小子，閔予小子，曾孫篤之，皆謙冲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孝，曰：湯孫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魯頌稱美之辭，益侈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於霸主之號，令惴惴自保，不暇乃謂其懲荆舒服戎狄，修復伯禽之法度，與經傳大率相戾，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稱，又何也？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予謂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

古者詩存於樂，延陵季子觀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記。禮言鄭宋衛齊之音與聲，淫及商和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爲聲歌，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左傳：晉得楚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有娥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社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土歌，土歌之正爲正風，土歌之變爲變風。採諸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

音散而不傳耳。豳風：風周之變音，周南召南周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拜，其細爲問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卽樂章之小大也。以言於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雖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

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其論得之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於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解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王儉紅蓮

庾杲之為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綯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今臺郡幕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衛將軍實預朝政猶漢三公開府豈汎常僚屬可比用之樞宰掾則其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廟議

本朝以太祖太宗開基真宗仁宗神宗配古三宗其英宗則裕陵無自而繼高宗又有中興之功於義皆百世不遷廟祧未可輕議寶慶廟議竟無定論予考鄭康成王肅輩議論雖詳朱震惟取劉歆之說謂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於商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無逸舉商三宗宗無數也勸帝者之德博矣禮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菑則祀之異姓功德猶且特祀況先祖乎又說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以歆議觀之太祖廟固在七廟之內而三宗廟則在七廟之外

不然則商祖契而宗湯今大甲大戊武丁已為五廟
豈有身為天子而祀不及曾祖者前漢守祖有功宗
有德之說凡尊之為宗則萬世不毀不待集議於遷
易之時而尊謚之始其論已定光武既為中興之祖
其後宗名世為陵寢號廟制不可行矣蔡邕以和帝
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皆奏毀是既
宗其功德則不可祧欲祧則當如邕議省去其號方
可本朝聖明相繼宗以虛名而復毀其廟於理未允

鬻熊孟嘗

鬻熊年九十見周文王曰老矣鬻熊子曰捕虎逐麋臣
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丘先生春
秋高多遺忘矣楚丘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

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吾始壯矣
事黃者不過乞言非勞其筋力強之以事也大矣
十致仕禮之常也間有特異之賢尊而禮之任其德
而不任其力也使鞭鈍策朽以盡瘁於群有司何補
於其國哉

姓氏改易

世之改姓氏如莊為嚴殷為戴恒為元奭為盛以義
改也理為李求為仇舅為咎籍為席弘為洪朝為晁
以音改也棘為棗疎為束仲為种槩為暨熊為能鄆
為曾慎為真劉為金胙為作敬為文為苟以字改也
蔓落如莘橋邾郕鄆鄆鄆邵隨藤為萬洛似辛喬
朱兒會章背成召隋滕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

事爲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爲車謝服出征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爲是劉遵考以忠諫比伍員改爲員猶有源流可攷逃難山谷強氏曰替遂失本姓一姓改爲數姓者如春橫四子守墳墓者改爲是居徐者爲春居幽者爲桂居華陰者爲娃此四姓同一春也勾姓本避高宗諱勾濤則仍字更言鈞光祖則加金絢紡則加絲苟諶則加草句思則易字勾龍如淵則加龍此六姓同一勾也後世昏姻何自而辯又有因二音而訛者員音運俞勅救反葉音攝今從正音甄音堅宣和唱名以堅呼之不應訛爲真矣繆或爲穆遂成二姓豈源流之固異耶復姓多北人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乃因所居而增諸葛則

諸縣之葛申屠則屠原之申毋胡則毋丘之胡間丘則頓丘之間所謂同門而異戶也

楮券源流

券書聽稱責以傳別特民間私相稱責以爲符驗公家未嘗爲之漢皮幣王侯貴人用相朝觀遇聘享載以薦壁民間未用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委錢諸道輕裝趨四方合券取之裴武欲禁盧坦請於三司飛錢給據更相允爲鈔祥符中張詠鎮蜀患鐵錢之重設質劑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界使富民十六戶主之資產寢耗不能即償薛田請官爲置務天聖元年寇瑊守益置益州交子務紹興間錢端禮議令權貨務給降諸軍見錢爲據關子三百萬及以分數給朝士

俸於市肆要鬧處置五場同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
錢十以爲吏卒用總不過四百餘萬商賈入納外郡
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貼償脚乘之費競欲得之有
不止用官價者其後所造稍多價漸虧損乾道三年
出內庫銀二百萬兩易楮幣焚之孝宗謂朕以會子
十年睡不着淳熙間至二千四百萬令宰相葉衡用
錢收換曰會子少則重多則輕可謂講究本末詳且
悉也慶元後券日增開禧所出益夥第十一界三千
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百五十
八萬九百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萬幾及一億
四千萬其價漫損朝廷始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
十行用終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頓損其半法禁

行令旣嚴而價未定持空楮於市無有肯售者公私
大弊旱蝗求言用太學生吳幼存等封事還籍沒富
室之產悉弛其禁楮價反增雖七百六百諸處不等
不至十分折閱以楮稍損於開禧自然而然而後無
以爲廩給忠義及慶寶之費且謂青齊皆可通用遂
廣行印造盱楚江閩用兵所費日廣十四界十一千
二百六十三萬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萬幾及
二億三千萬蓋溢開禧之數鬱攸爲災土木費多所
印第十六界本爲換易之用不免權宜出之至紹定
癸巳歲用過九千四百餘萬一界計一億十三千三
百五十五萬止三千九百萬未支出以三億二千萬
之數欲強以七百七十之價人知其難孟冬易相懲

創兩貫換一之非高折金銀及以官誥度牒與第十
七界新券貼換徒據權貨務舊數紐筭都不知十四
十五兩界舊多破損屢嘗換易積於封樁未及焚毀
又復移用其數遂不可計偽造者不與焉雖可易舊
爲新而換兩界舊券者止第十七界及用物貼換不
能悉償凡州郡樁積與七月所納之券悉爲乾沒設
有水旱盜賊縣官旣已無備且有兵事悉取辦於楮
兩界之用於東南已踰二億所造日增常患不給乃
以州郡不能秤提爲病予謂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
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
可以買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
械器易粟有無可以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

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於日用何資於
楮自物貨難以阜通於是假園法以流轉故言錢則
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
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
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秤提所以
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秤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
貴重此紹興以後議論也準平秤提皆以權衡取義
而低昂有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
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
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
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
增一倍蓋古貨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

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用物食物食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楮惟便於商賈今乃強之收藏價必用七百三十使刑禁可行則慶元開禧嘉定當用之既無驗而復効尤焉且曰姦民銷毀也蕃商般販也吁此故久矣固所當禁而不足以救日前之急蓋自王安石罷銅禁奸民銷錢為器邊防海舶不復議錢之出非特今日今之所慮在楮日益而不知止耳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秤提大術也今日悉欲取法 孝宗獨楮幣一事與 孝宗議論相反何耶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賤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去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獺恙也常入人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為恙恙之字同或以為蟲或以為獸或謂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獺字下云獺獸如師子食虎豹及人是獺與恙為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言雜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今獨取宣室事何耶

飲飛廟

四明舊圖經稱飲飛廟昔有碑今亡神姓氏無傳淮南子云荆飲飛渡江兩蛟夾撓拔劍斷蛟金翅綦異記唐開元改鄞為明郡名奉化軍號飲飛考此蓋軍將有功而人祠之九域志引淮南子事乃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榜稱荆飲飛侯豈好事者附會以荆字歟新志注有蛟池鎮以廟又云唐末刺史黃慶

初為飲飛都副兵馬使保護鄉井設而祠之是新舊圖志皆無定論飲非事始見於呂春秋按漢百官表一武帝更左弋射為飲飛注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與呂春秋淮南子人與蛟小異以非為飛則已久矣古字初未嘗拘隸釋載稟長蔡君頌曰飛陶唐其孰能非與飛其義自通何必有是非飛走之疑漢軍號既取荆飲飛之武勇如宣帝發飛射士詣金城元帝發飲飛射者擊羗隋大業改左右衛所領軍士名飲飛唐建飲飛軍於明節鎮之號乃遣衛士留屯若今飛虎虎翼軍耳郡有城隍軍有主宰當時飲飛屯軍於明必建本軍香火以荆飲飛侯王為額如今東三班之祠關王祕書省之祠蒼文

王及各建天王堂之類軍廢此祠遂行廟碑無攷所
信者額及九域志耳舊志指額為附會又以名字不
同疑九域志遂有軍將之說新志因刺史黃晟嘗為
兵馬使又訛為晟自建軍為使凡幾人安知為晟何
不言黃刺史言荆飲飛侯王廟額已久既以侯王
為稱決難遷自蛟池立說尤為臆度既立飲飛
之廟必鑿池其事或舊有池因廟而訛若因池
建廟古之斬蛟如周處許旌陽之類甚多何獨取於
次飛人與軍名相合耶

發人私柬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
不從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

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
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
李兌等言比歲日察有教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
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
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為亦法令所禁

教官稱冷官

唐元宗愛鄭虔之才以不事事為置廣文館以虔為
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
官獨冷非以學館為冷及以登臺省為進用蓋言諸
公日趨高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為冷官
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郡文學
之職

巾箱本

今之刊印小冊頭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荅曰檢閱既易且于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抑之詩序

詩序以抑為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予考史記諸侯年表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五年平王十四年卒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十四十二年武公立大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平王今

十五年卒溫公稽古錄悉用史記紀年

外紀用汲冢紀年以為武公宣王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後止差一年以此攷武公即位宣王之十三年中間又有共和之十四年是厲王之後二十七年公即位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歲於國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詩大雅抑篇也武公之自警在於耄年去厲王之世幾九十載謂此詩為刺厲王深所未曉

世事未嘗無對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入謂渠伊必不來崇計口率渠伊錢再入覲人不敢言將鬚相慶崇率將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求

興人曰眼中拔却釘矣在禮乞還每日率拔釘錢方
鎮不法信非一處此二事雅可為對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為重入仕為輕細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
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
謂島為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
島攘臂奪去帝慙恚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
略同程錡有奪卷恚宣宗之句據言載開成中溫庭
筠以文為貨執政惡其攬擾場屋黜隨州方城尉裴
墀為責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載制辭孔門
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
用夫士子起布衣為簿尉今為異恩矣特則為貶

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說云文宗言進士之
請宰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錄
也

燕巢詩

雲溪友議載元和下第士人多為詩刺主司獨章孝
標為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累危巢泥已落
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
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闡孝標權第青瑣高
議載唐僖宗時干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
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前章一同但改落字為
隳豈化成竊孝標之舊什將青瑣所傳之繆耶

蓄米

鼠糞

古窖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蓄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
發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
繼粟晉饑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太倉之
粟陳陳相因教倉藏粟甚多趙克國日月用糧穀十
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犁積穀魏太祖許
下屯田所在積穀以太倉穀千斛垣下穀千斛賜袁
渙家晉天文志胃二星天厨主藏廩五穀也南四星
天庾積厨粟所也雖穀粟言其大槩然藏米絕少唐
太宗置常平令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
年米三年吳會並海卑濕尤甚且蓋藏無法不一二
載即為黑腐三年之令不復舉行何耶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坐之事以吳尚書令紀亮與子中書
令騭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於亮後漢鄭弘
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
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為故事是隔
坐發端於門生坐主也

唐進士無耻

唐摭言載裴思謙從仇士良求狀頭高錯庭誼之次
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懷士良一緘易
紫衣趨階下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書中與求魏我
錯欲略見之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錯見
改容從之集異錄載王維文章音律為岐王所重時
公主已薦張九臯為解頭王令維衣錦繡齋琵琶同

詣主第諸伶旅進維妙年都美主顧問王荅曰知音者也今獨奏新曲主詢名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此生詞學無出其右維獻詩卷主驚曰皆我所習常謂古人佳作乃予之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作解頭一舉登第此二事無廉耻甚矣雖得一名何足為重紀載以為盛事何耶

左右

漢以右為尊謂貶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居高位為右職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減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

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為尊猶以右文為祕省殿名何耶

程蘇爭致齋

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厨稟造食葷素蘇令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為劉者左袒時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間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慾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於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為魚肉徒有是非之辨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茶與鬱

用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曰棗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南子曰弄死於桃棗注云棗大杖以擊煞弄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插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於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荊傳曰楚人使公視禭公使巫以桃荊先夜殯周禮戎右贊牛弭桃荊鄭司農於喪祝云

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芟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艾子

世傳艾子爲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蝈蟀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蝈蟀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江克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例以法律爲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

不同古人雖以更數為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甲夜觀事乙夜觀書出處可用

東閣

今人以宰相子為東閣按公孫弘為丞相開東閣不過招延賓客之地於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隱九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由再得窺上言郎君乃令狐綯不言東閣猶是令狐楚之舊館東坡九日詩因引此事合而言之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此雖使令狐綯絕義山故事然東閣之開閉於郎君何預又云南屏者宿開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以郎君加於東閣下猶言宰相子也與汪龍溪云東閣郎君之未有用之皆無病今竟以東閣呼

郎君豈為父者不能顛招賢之責子得以盜其權耶

嚴更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更督行鼓也此鹵部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嚴及嚴外辨同唐制目未明七刻槌一鼓為一嚴侍中開宮門城門五刻槌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群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槌三鼓為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嚴即嚴肅之義今以辨嚴為辨裝因諱而改恐難例論

鼯鼠五枝

本草謂螻蛄為鼯鼠即荀子鼯鼠五枝而窮者謂之鼯鼠而引鼯鼠事全不可曉荀子注稱鼯能飛不能

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覆身許氏說文言今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黍遂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技本草之論其果然耶爾雅於螿曰天螿也不聞有鼯鼯之說疏曰一名碩鼠疏作於本朝諸公非正文也於鼯鼠注雖引蔡邕螿蛄之說郭璞以為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為鼯鼠則與蔡說不同於鼯鼠夷岫注云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又與螿不類郭璞鼯鼠贊曰鼯之為鼠食煙栖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反藉孕婦人為大任鼯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能執應氣而化翻飛駕集詩人歌之無

粒是鼯鼯判然二物非螿明矣前輩詩用鼯處極多韓愈詩猿呼鼯嘯鷓鴣啼蛟龍出没猩鼯號李白詩鼯啼桂方秋饑鼯嘖呻杜甫詩抨弓落鼯鼯饑鼯訢落藤蘇詩磨鼯號古戍饑鼯嗅空案俱不及於五技黃詩雖云五技鼯鼠笑鳩拙亦不以為螿前輩嘗以蔡說為非本草必因邕而附益之不然則螿蛄之五技偶與鼯鼯同因以名之若鼠頭兔尾人立跳舞與飛乳人音決非螿蛄明矣

樊遲學稼

樊遲學稼學圃子曰不如老農老圃且謂小人哉樊遲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農圃則是真實之辭古

者人各有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
必須臯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糜芑各有
土地之宜方芑種褒發秀穎粟各有前後之序本末
源流特繫見於生民七月周禮放職事曰稼穡樹藝
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
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
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
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
道大有意義稼容足耨容耨容手謂之耕道人耨
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
使數亦無使疎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
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

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
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
弟樹肥無扶疎樹境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
多糝境而專居則多死其說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
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略同昔李斯請史官
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
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寧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
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
篇葵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
以夫子鄙瀆遂謂無此學也

倚門

俗說母之望子曰倚門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

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晚而來則吾倚門望女
女暮出而不還吾倚門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
門若出稍久當言倚門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
用倚門事豈以暮出不還為俗忌耶

張范議論仁恕

唐裴佖先得罪張嘉正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
為其近於君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說說曰若國
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慶曆中晁仲約得
罪富公議欲誅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
富公愠范曰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未
敢保張范二公可謂仁人君子之言然謂恐及吾輩
與吾卒未敢係意借以開釋同列耳若預為已計而故縱則

不可昔豫遜報國士之知曰將以愧後世為臣懷
心者高允不欺於君曰恐負翟黑子事上以忠臣之
節也由已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珣杜
悰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語却無病

臨安金魚

坡公百斛明珠載舊讀蘇子美六和塔寺詩泐橋待
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論此語及俸錢塘乃知寺後
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投餅餌久之略出不食復入自
子美至今四十年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不
妄食安得如此壽觀此則金鯽始於錢塘惟六和寺
有之未若今之盛南渡駐蹕王公貴人園池競建養
養之法出焉有金銀兩種鯽魚金鯽時有之金鯽為

難得魚子多自吐吞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
澇起曝乾復換水復生魚黑而白始能成紅或謂因
所食紅蟲而變然投之餅餌無有不出能不食復入
者蓋寡豈習俗移人雖潛鱗猶不能免耶

蠶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
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
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皮忽
卷女飛去桑間俱為蠶俗謂蠶神為馬明菩薩以此
然周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蠶蠶為龍時月
直大火蠶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
祀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鹽鹽

西漢中食貨志犄頓用鹽鹽注鹽鹽池也於鹽造鹽
故鹽音古予觀采薇注王事靡盬鹽不堅固也頡羽
注鹽不攻緻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為鹽謂
鹽鹽直用不練治以詩禮註觀之則鹽為不攻緻及
不練治以食貨志注觀之則鹽乃鹽池二說似異然
海鹽練治後成其為鹽也難壞池鹽出水即成其為
鹽也易壞其理一也

傳註

藝文志易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毛詩三十九篇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春秋
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谷梁傳十

鼠漢

一卷先漢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
士之兩讀以傳連經杜預為經傳集解亦合為一然
於一年之首必以一字別之讀者固之其彼為經而
此為傳也易有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初未嘗亂乾之
卦首篇繇辭次以爻與彖象他卦以彖係於繇辭下
以象係於逐爻之下均為聖人之言一之猶可歐陽
公以十翼非夫子所作及言有何謂也與子曰乃講
師對答之辭所謂元亨利貞四句魯穆姜之言必講
師引以伸其說詩序舊以為夫子子夏所作然鄭
成解詩於經謂箋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
為發明於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言則毛公豈
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絲衣序云高子曰

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
也闕宮注云孟仲子曰媒宮也無以異一繫之序一
見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兩無正小宛小旻
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之詩序謂衛莊姜送
歸妾鄭於禮之坊託為定姜之詩使出序於夫子子
夏康成其敢為異同之論十經傳既混而為一其間
或有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晦庵解詩純用正
經蓋有見於此

温公蜀公議樂律

予觀范蜀公與司馬温公議樂律書蜀公謂房庶亦
法古本漢書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
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

鼠美

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
為赤縱置太長橫置太短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
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
談以一黍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長
短斷之為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分取三分
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是度由量起温公據漢書正
本謂律法以一黍之廣定為度之九十分得黃鍾之
長是度由律起予謂先生吹解竹以聽鳳鳴六律六
呂生焉天地未嘗無自然之中聲復懼其中聲之不
傳於是因十二筩以制律而驗之於氣氣之應有淺
深管之入地有長短驗于於黃鍾驗木於鉢鍾驗石
於大簇氣至則灰飛管差則不驗律建而天

聲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長取于穀秬黍中者一黍
之廣度之凡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寸尺丈引定
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長短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
龠以于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
龠合升斗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小大有所攷
復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斤
鈞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輕重有所攷四者具
存或自源而祖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衡可也或自
流尋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既亡周漢之
議已為不同司馬遷劉歆班固以為一上一下劉安
京房鄭康成以蕤賓為重上生呂不韋以大呂為重
下生或代律以準或代律以鍾或代律以笛卒無一

定之論況二公當漢唐五代之後欲爭律歷志之全
脫以定一代之制人固知其為難然二蜀公之說者
但當辨子穀秬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為一分之有合於度與否不必曰度之起律非
也主溫公之說者但當辨一千二百黍積實管中為
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果有合於量與否不必曰
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觀天而驗曆太史局算曆以
測天所得苟精未嘗不合倘溫公因律歷志之元本
取為度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度可為律蜀
公因律歷志之古本取為量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
苟應則量可為度蓋有天地之中土則有天地之中
氣而中聲應焉律度量衡者起於黃鍾月令於中
也

義役

土有律中黃鍾宮之說是呂律之出於自然豈有古
今之殊不能求律於人而求律於天氣驗則律驗度
量衡亦於是而論定矣正不待較古本今本之異同
也

今之義役朝臣以為便奏欲通行之予謂此法在民
則為義在官則大不義義役莫如周比長察竒褒閭
師縣師征賦貢皆以上中下士為之不以役名也秦
漢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收稅賦游徼巡盜賊無秩
無秩則以非義徒役之矣元魏取鄉之強謹為三長
皆有復漢唐胥吏有公廨錢加役者免租調民猶樂
於趨義本朝以鄉戶為胥役不堪衙前之破蕩熙寧

令出錢助役顧吏正長復除然當時計物力差者長
曰役法以收稅賦計戶籍差正長曰保甲法以巡盜
賊後廢縣之五等而都爲之等以正長收稅而兩法
俱弊紹興取顧役錢封椿之隸經總司胥吏多無緣
始唐正長代輸追捕與官吏往來科配供給之費皆
取辦焉正長有破蕩之患於是衆鳩金買田以供役
蓋出於大不得已不咎官吏以非義唐正長乃課率
錢以飽溪壑之欲者可通行於天下可乎夫力役之
出庸併於兩稅繼有徭役之顧錢以隸經總司役役
率錢爲義役是三出錢而不免役以爲義未見其爲
義也

性善惡

世之論性者二善惡而已人往往取孟而闢荀予合
二書觀之孟子自天性見所謂善必指其正大者欲
加特養之功大學誠其意之謂也荀卿自氣性見所
謂惡必指其繆戾者欲加修治之功中庸強哉矯之
謂也氣性與天性不同苟非上聖得無過與不及之
病荀卿於是名之爲惡曰柔膽猛戾也曰齊給便利
也曰庸衆駑散也或柔之以調和或一之以易良或
輔或節或抗或刳力指其用力之要然則孟子之學
澄其清而滓自去荀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補
於後覺則一

瓜戍

今人到官賀謝語必言瓜戍按齊侯使連稱管至之

成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斯成公曰不至請代弗許遂作亂弑齊侯此豈好出處矧成役比之官則為猥賤尤難用之於慶賀

太公六韜

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為賊攻義為殘失民為匹夫王政失民者也何天子乎此即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之說雖出傳記於理無害孟子說至仁伐不仁何至血流漂杵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恐失武王征伐之初意六韜之書凡文武反覆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八符陰秘三部分書詭伏詞曲

誑誘少知道者不為文武太公其為之乎果爾則文武豈為文武之師太公豈為王者之佐劉恕作通鑑外紀亦惑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已嘗疑之今反使右科習為正經可耶

麥秀黍離之歌

箕子故過殷墟感宮室生禾黍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周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閱其顛覆作黍離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所以召亡國之君與言狡僮無以異第箕子之歌簡而直周人之詩微

而婉體有不同耳舊傳靖康淵聖狩虜營有人作憶
君王辭云依依宮柳拂宮窗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
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語意悲淒讀
之令人淚墮真愛君憂國之語也

高帝封雍齒

高帝未封諸將往往坐沙中語留侯欲帝封平生所
憎以安之遂封雍齒為什方侯群臣喜曰雍齒尚侯
我屬無患矣留侯此策亦有所本古史載晉文公過
曹里鳧須盜其資而亡公餒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
是里鳧須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鳧須為
賊大笑君誠使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
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鳧須不誅吾何懼也豈留侯

之策與此暗合耶

鹽法

前輩謂歐陽公作罷茶鹽法詔言私藏盜販實繁有
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阱
而陷吾民也每嘆息以為真王言是時雖未至設陷
阱以陷民其弊必至於此自崇寧初蔡京作茶鹽鈔
初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投鹽已而變易對
數買新鈔帶給舊鈔之半季年之變為循環法未幾
復令貼鈔給鹽凡三輸錢始獲一真之貨民無貨更
鈔已納錢悉蕘沒商賈破蕩盜賊者多追捕日繁而
盜賊熾矣皆老姦之誤國也後之議臣乃祖述其說
對折帶發更易不常近因易幣令貼納錢越次打發

非惟商賈無可貼納者多鈔鹽貴販行不免嚴追捕之令利之所趨何所顧藉數十群易至生變予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給降本錢一萬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為教底鹽錢工十得官吏費止有五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餘散及亭丁者無幾每勅必雙秤所請本錢蕩產豈足逃竄而已買鹽丁窘困如此不思何津科書為大官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盜繇此起今當嚴禁之哉王言也

封章

奏為囊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啓下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懼恭顯之傾危上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傳得其草以告廷尉劾治策免本朝於章奏凡論治大體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諫疏悉類聚於禁中是也今例從內降付中書雖言敬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東宮東朝

今以太后為東朝蓋用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事然顏延年詩曰君彼東朝金昭王粹東朝則太子朝也今以太子為東宮蓋用班彪傳東宮初建事然成

民集

卷九

帝報許后曰皇后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東宮則太后
宮也此皆隨地以言初無定論後世以東朝為太后
以東宮為太子可謂拘泥

萱堂

俗謂母為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皆願言
思伯使我心悔注云皆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
危身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為王前驅而作以
忘憂解之極通於母有何干預坡詩我非兒女萱却
是鄙之之辭或引用樹萱事則不可用詩注之北堂

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壇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
亦有所本漢書原涉傳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

始自約教之時意適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
盜賊所污遂行淫行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
矣其意正相類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為呂氏春秋後人刪為此記蔡邕王
肅以為周公所作先儒以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
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
不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
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
定中星析因夷隲驗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毳毼毛占
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終之以允
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

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猶以時令為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為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為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徒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為太尉耳蓋贊樂後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為證

椒房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盈升子攷之江充傳先治甘泉宮轉至未央椒房上官桀傳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劉輔傳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及馬撈以材房不預雲臺之次椒房殿為后所居固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芳却有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說交情好也其義恐出此離騷經云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此行盈升初無關涉成帝寵趙昭儀復見椒風殿以居之今例以椒風為皇后事非是

宣帝憲宗厲精

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其基讒佞用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守澄陳

志玄輩肇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群臣耳目必有所寄宮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挈裘振領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膂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絕壅蔽其紀綱極正委任一偏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者況宦寺外戚乎

士氣

本朝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二一以威權劫制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季一以爵祿豢養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衰無異西漢之季紹興易相之後一竹人材彬彬輩出天下

不至舉一世之人團探如綿悉入籠絡駕馭中委靡成風如燈消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精厲之治可乎

袁張相術

唐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二十卒母憂之問天綱答曰神氣清秀壽苦不永又註明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魏元忠謁張問藏待之甚薄質通塞不谷公怒拂衣去問藏遠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天下奇術也袁非得之睡將以壽為夭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為賤見人於目捷問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人事而變者如芝田錄載葫蘆生始不許白中

令人貴後因還婦人所遺寶箒謂近種陰德位極人
臣遜齋閑覽載胡僧始言大宋不失甲科後因渡蟻
謂丰神頓異如活數百萬命小宋今歲首捷公不出
其下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命可乎

金滕

觀書不可先立議論只當平一平看去金滕孔謂請命
之書藏於匱絨以金石不欲人開二公倡王啓之故
見此書伊川亦謂二公導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也
予反覆讀之二公有代武王之說只得自以為功史
乃冊祝以命于元龜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箒見書入
并是告啓箒即啓金滕之箒也太史占筮之書藏於
匱既取此書以觀筮文而卜絨迨公歸乃納冊

金滕以公歸二字細味之則諸史自將所祀冊與所
占書並藏於匱公亦未知其併藏此冊也既云自以
為功二公安得而知至群叔流言周公但告二公以
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亦不言此舉以明其心至
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命史開箒取占書以
觀災祥忽見周公所自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
乃始問諸史與執事對曰信有此冊公命我勿敢言
古人質直無緣二公知之詐以問諸史諸史嘗以告
二公詐言我勿敢言也王執書以泣曰始欲卜天變
之災祥今不必穆卜周公勤勞如此而我不及知此
苟天大動威以彰公之德於是翻然悔悟天應昭格
大抵君臣不交則為否君臣交則為泰精稷既孚呼

召和氣在一念之間使成王非自然而感悟豈能致
天應如此其遠前後本未分明如此尾以二公為
辭蓋言周公不令二公知我之心二公亦不知周公
有此舉也成王之知公天實啓之使二公果知周公
有此事何必遲遲二年之後待至天災功為設計啓
王際之雖先儒有此說予不敢信

東坡非武王

坡公志林以武王非聖人且謂孔子曰大哉堯舜禹
無間然蓋不足於湯武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
三分天下以服事殷可謂至德夷齊謂武王為弑君
夫子子之其罪武王甚矣周公作無逸上不及下
不及武王亦有以哉坡公藉是立萬世訓

晉梅向問字誤

證據則非也子曰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使大子以放桀罪湯則伊尹不仁之尤者何以
取之堯曰載二帝三王之道皆孔子所常言自三聖
及湯武歷述昭告之辭有勿誓所不載者復據秦誓
武成訓以頌美之可見堯舜咨命湯武誓師同歸一
道夫子得邦家公孫朝問仲尼學於賜賜
以文武之道為荅蓋夫子平日以此自任門弟子之
所熟聞未始有文武之別其言三分事殷蓋明周家
之應天順人出於不得已耳其說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則傳注之訛樂載孔子與賓牟賈言武之聲淫及
記商對曰非武音有司失其傳也若非失傳武王之
志荒矣夫子謂萇弘亦有是言賓牟賈却問武遲之

已見

五十二

又父子曰樂象成者也總于山立武王之事也踰揚
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以及周道
四達禮樂交通無稱美武王之德業夫子特謂韶
樂美矣而音聲不失又為盡善武樂固美而音聲失
傳未為盡善使有慙德而象之武豈得為盡美耶夫
子稱夷齊蓋以二子棄其國封與不食周粟而死視
景公有馬千駟貧富不同而武之所稱則在此不在
彼他日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終之以我則異於
是無可無不可因夫子與夷齊便謂加罪於武王可
乎周公之作無逸大抵以享國之久長為言中宗七
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五十年
皆享國之久皆成湯因天子位止十三年成王在位

上十一年所以終篇不及湯武公之告君禮以
受命則伊尹格于皇天武王誕將天威惟四人昭
王冒丕單稱德言伊尹四人之功則湯武可知豈政
之告嗣王及成湯丕釐帝命武王率惟功不敢替
厥義德且欲揚武王之大烈周公之告成王果不及
湯武乎興滅國繼絕世此天下所以歸心坡心乃以
立武庚非武王本意謂武庚之必叛不待知者而後
知復引棄父事讎為證如此則舜之歷鯀用禹亦有
可議者矣

權行守試

本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權行守試侍郎
尚書始必除權即真後始除試守行予考之漢試守

即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真如淳曰諸
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為真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
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為真是守試
即權未得為真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
士三歲為真今以權與守試分真假全無之義

鼠璞卷終

誘文序

丹穴老人吾家之長兄也僻好編集戒殺之文傳
世因戒而得善報者則編之因不戒而得惡報者
不敢編也雖然猶慮人不喜觀復以前賢警世格言
渾殺乎其間聊欲誘人之一覩也或問之曰丹穴老
人何苦如是 吾兄乃屈指笑而言曰予不願如楊
寶得玉環予不願如宋郊奪魁選予不願如竇禹鈞
有五枝芳子不願如黃兼濟登仙籍但願予在世蔬
食素羹不敢不飽飯蔬飲水樂在其中如斯而已盡
乎天年既沒之後願如壽師不見閻王徑歸淨土得
幸西方聖人講論佛道且無輪迴之苦死喪之威豈
不樂哉 吾兄喜得此理欲與世人共之俾弟鍊趣

刊版而印施之目曰善誘文意觀 吾兄之所編則
善誘之意可知矣嘉定十四年辛巳歲重陽日弟棟
再拜謹序

開卷有益
為善最樂

寫字閣



誘文

丹穴 陳錄 編施

趙清獻公座右銘

依本分無煩惱

莫妄想常快樂

待則其一任他

怎奈何休理會

知足勝持齋萬事隨緣

無求勝布施何須特地

懼法朝朝樂懼則常樂

欺公日日驚欺則自驚

爭先徑路機關惡急於趨利



近後語言滋味長謙退自守

爽口味多須作疾偏勝之味

快心事過必為殃一時快意

得便宜處莫再去得失無常

怕人知事莫萌心先察可否

盛喜中勿許人物不副所願

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

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兩者既無

聞諸惡言如風如霆彼目妄發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事過無息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當一無事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皆他人享

大度千間夜卧八尺一席之外

說得一尺行得一寸皆是餘地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好事若行

人與物同

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
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
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則微弱人
以其無智不能自蔽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訴
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與我輕重
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
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鴿雀者殺十餘命
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蜆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羹又有

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平常之理
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畜養雞魚大彘
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
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烹
煎巧意鬪釘食之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
罵庖者嗟乎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
此而不以為恠深思痛念良可驚懼縣令俞偉撰
超然居士六法圖

日用八如

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須彌深廣如大海
無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華冤親如夢幻
守此八如一生事畢

自警八莫

心念莫妄想光陰莫閑過名利莫貪求嗔怒莫恣縱
見人莫妬忌世財莫常守強梁莫恃賴臨事莫害人
守此八莫一生安樂

作官十宜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歛宜薄冤抑宜察追呼宜簡
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會宜戒殺思患宜
豫防守此十宜治道盡矣

處世十當

習氣當除心行當息諸惡當斷眾善當行五慾當減
三業當淨盈滿當畏危難當救善事當成就為人當
竭力守此十當生死無愧

對治十常

居富貴常憐窮困受快樂常恐災禍見在常生知足
未來常思戒懼免結常求解免衣食常思來處起念
常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常當順受動靜常付
無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悲誓十願

願一切人安樂願一切人離苦願難行能行願難捨
能捨願難忍能忍願難信能信願除憎愛願無欺誑
願常滿人意願常依本分守此十願賢行必成

好生之德

天地以好生為德故羽毛鱗介無一不遂其性諸佛
以慈悲為念故蠢動含靈無一不適其情此無他只

是存心廣大一切眾生皆吾愛子一切血屬皆吾
命則放生詎可緩耶世人當知戒殺止足以解
冤若能放生不唯與物為恩又集無窮之福今人處
世豈無所願子孫則欲其昌榮名利則欲其超勝以
至學道學佛必欲善行圓滿早成正覺余見世人皇
皇百計求足數者無一如意曾未知放生因果其效
甚速不觀古人已驗之事難發好生慈悲之心漢楊
寶救一黃雀報以玉環令生清白子孫其後震秉賜
彪四世三公觀前人子孫昌榮如此則凡為子孫計
者可不以放生為急乎宋董公戲編竹橋以度群蟻
遂魁天下福祿壽考當世無比觀前人名利超勝如
此則凡為名利計者可不以放生為急乎孫真人解

衣贖蛇得水府活人之方遂登仙籍壽禪師盜錢放生恬不畏死遂為大善知識則道佛之獲報應又如何耶且放生之門非止一端或舉於四月八日供佛之時或施於慶誕日祝壽之際或遇本命或因疾病或過門而憐其無辜或出路而見其可憫皆因果也會稽丁銳撰

司馬溫公訓儉

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耻病嗜異哉昔張文節知白為相自奉養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

奉如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且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其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賢者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從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丹穴老人

曰知温公之訓儉又當知其所以儉儉之中禮人皆
悅服儉不中禮人皆鄙之故處已以儉謂之德待人
以儉謂之鄙予恐世人守温公之訓馴致於鄙吝慳
嗇也故云爾

求登科第

許叔微敬事白衣觀音求登科第夜夢觀音謂之曰
汝前生無恩德及人如欲登第能以藥餌濟惠世人
必獲福報叔微敬信其言將及二載復夢觀音以偈
贈之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喝六得五其
後以張九成榜中得第六名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
而第四名乃陳祖善第六名乃樓才是應陳樓之間
其名也

衆生愛戀性命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客
而拜訴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於
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遇內翰通判江
寧府時廚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銜刀而藏
之牆下周豫學士嘗煮鱸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
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
之故楊傑提刑遊明州育王山因晝卧夢有婦女十
數人執紙若有所訴密遣人往視行廚果得蛤蜊十
數枚訴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其
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見親聚欲戀不得
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

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為湯火所傷
或為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必號叫求救至暫時
頭昏腹痛或小可疾病便頃呼醫買藥百端治療於
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
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不
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為也
諦觀物情當念衆生不可不戒不可不戒知縣俞偉
撰

范文正公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
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
畝號曰義田以養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

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
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緜嫁女者錢五十千
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
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
入稷稻八百斛以其所出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
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
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之未
逮者二十年既而西帥以至於叅大政於是始有祿
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
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
身無以為歛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人遺其
子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名滿天下

其必有良吏者書之子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公諱仲淹字希文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晉陵錢公輔記

慮傷蟄蟲冬不修葺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丹穴老人曰國朝名將未免殺戮余心嘗不爲恠以冀軫戒殺放生之心至大至廣者非斯人而何剿其寇使生民可以保其命此戒殺之大者也撫其境使生民可以安其居此放生之廣者也觀余所編施之

文乃戒殺放生之小者誠有愧焉得非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之意歟

張氏子

張氏子年十五歲嘗持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撥刺不已刀誤傷指痛殊甚忽念言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群魚刮鱗剔腮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放魚於溪中而歸自後更不復殺一物

撥刺上音鉢下音粹魚掉尾聲

竇諫議陰德記

竇禹鈞范陽人生五子儀儼侃僊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侃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僊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厚年三十無子夜

夢祖考謂曰爾早修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
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
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
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
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旣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
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
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
公爲出錢葬之因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
不能嫁者公爲出錢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
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
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濟
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歲

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
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
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
無供頃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爲學者聽
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仕者前後
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及公之亡蒙
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公之祖考旣夢以
告無子壽促後十年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
子且壽促我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
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
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
大抵不易善惡之應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

恢恢踈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年八十二別親戚談笑而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仲淹祖與之爲故人實書其事于策以示子孫惜乎不傳于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馮瀛王道贈公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叅政范仲淹記

活蟻魁天下

二宋少時同在黌舍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胡僧復至執太宋手而驚曰公陰德文見於面如活數百萬人命者太宋笑曰寒儒豈能活人命僧曰不然蠢動之物皆命也大宋沉吟久之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群

繞穴旁吾戲編竹橋以渡之僧曰是也小宋歲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選章憲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乃以大宋郊爲第一小宋祿爲第十

黃承事儲穀濟人

尚書張詠守成都嘗夜夢詣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尚書坐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者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禮遇如此又坐吾上再三叩之不獲已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糧候至來年新

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黃承事亦皆在籍中而黃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非賑濟陰德之大者所致然耶黃承事諱兼濟

直疑自古無君子

夫禽獸之與人也何異焉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熟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久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

也夫羶臭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豺豕必狀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鯨之與巨虺胡能自安焉得不吁直疑自古無君子宋齊丘撰丹穴老人曰齊丘之矯言類乎佛老余喜其戒殺故有取爾古者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后稷教民播種烝民乃粒其好生之德與夫勝殘去殺之功自亘古以來未有大於此者也今齊丘議不及此而直疑自古無君子惜哉

修為果報

儒家言施報佛家言布施果報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

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人及衆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深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爲布施是凡施於外者皆爲布施故爲下而忠難事上爲長而仁慈安衆爲師而謹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話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得不獲富貴之報古語云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今歲所食之穀乃前歲所種者人不能朝種穀而

食猶不能旋修福而即受所以穀必半歲福必隔世也孔子謂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皆布施之謂曾子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皆果報之謂是儒道二教皆言施報但不言隔世爾佛以此身爲報身爲報我前世所爲故生此身所以貧富貴賤榮枯壽夭種種不同則前世所爲不同亦可知矣龍舒王日休撰

壽禪師放生得壽

禪師名延壽丹陽人初爲餘杭縣衙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鞫之止是買放生用過不意虧耗遽如許也其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顧謂獄吏曰我在世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

奇之亟釋其罪遂為僧夜夢觀音以甘露灌其口慧
性日明著萬善同歸集數百卷住持雪竇永明壽至
九十八歲合掌坐化而終瘞于塔下有僧每日遶塔
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府命未
盡放還見殿角有僧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
之王吏云此杭州永明寺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
此處唯壽禪師不經此處已在西方極樂世界上品
上生王敬其人圖畫於此供養以此見好放生者
生西方又為陰府所重也如此 丹穴老人曰禪師
好放生而自名曰延壽其後果得壽終生於淨土且
無輪迴死喪之苦其得壽可知矣古人言有志者事
竟成壽師得之矣

省心雜言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和以處眾
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誠無悔恕無怨和
無仇忍無辱○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
心恕人則全交○寡言省謗寡慾保身○多言獲利
不如默而無害○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
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為子孫作
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
為君子○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屈己者
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
不為謂之自賊○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眾欽○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知足則樂務貪則憂○為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不自重者耶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無有不由已者○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敷文李士舉撰

五戒之首

佛言五戒以殺戒為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為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眾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悉捨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且以所食

方便除去殺心或者不食丁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專為我殺則不食四者家所自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眾生無殺害意至於蚤蟲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亦與牛羊一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蝮蜂蝎偶然現前未曾傷人勿謂螫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為其音聲形狀可以悅吾耳目為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矣遂生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一身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為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縣令俞

傳撰

受用隨分說

佛言受即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
列數味放筋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
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
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
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免債出可隨分無勞心
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
為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讎之罪余
喜得此理願欲與人共之龍舒王日休撰

仁壽必鑑

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之

食皆得長壽○神農

凡禽鳥飛投於人其口

體內必有物中傷當與

害而放之大獲吉利必

享高年○仙經云人能

起不殺心一切眾生見

之不生恐怖○老人云小兒嬉戲殺蝶蟻蠅蟲之類

宜禁之非唯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里

諺云畜雞害物命甚衆日食活蟲五百主分半罪此

說雖鄙俗然亦誠殺之一端也○老人云凡人於行

住坐卧之間見一切眾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燭如蟲

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

生全此皆福壽長者之所當為也○蘇東坡云余少

不喜殺生然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

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

遂自此不復受一物有見蝸蟻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湏其死食生即放之

東平為善

後漢東平憲主蒼顯宗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對曰為善最樂及薨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其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肅宗大慟

司馬稱好

後漢司馬徽不談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

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吾妻之言亦大好

楊寶黃雀

後漢楊寶華陰人年七歲因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墜地為螻蟻所困寶見而怜之因收於巾箱中採黃花菜飼之經旬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朝變為黃衣年少見寶下拜持玉環一雙贈之曰俾爾壽年九十三年而終俾爾子孫四世為三公寶生震明帝時為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為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為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為司空丹穴老人曰好戲作罪世俗以為大戒又豈知七歲小兒能好戲作善者乎其

後子孫蒙福壽報如此其大且久也異哉

天買放生

乾道年間海陵有販人載鱣魚數船欲往彼處貨之
既至將艤岸俄有黑雲蔽船雷霆大震船中鱣魚皆
羽化其販人覺腰間甚重解衣視之得黃金三十兩
時人謂天買放生蓋鱣魚有鑊湯之苦就死大酷故
天特捐金救之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
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
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
了為小人

毛寶白龜

毛寶時年十二歲戲行於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
寶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
虎將軍交戰戰敗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首視
之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迴至中流猶反顧
有不忍捨去之意

子瞻以已諭雞

蘇子瞻在元豐間赴詔下獄囑其長子邁送食惟菜
蔬肉設有不測當送以魚以此為候邁謹守踰月後
親戚代送誤以犯鮓送之子瞻大駭憂不免於死
乃就獄中作二詩有冤飛湯火命如雞之句神宗
聞而憐之事從寬釋既而南行子瞻猶有慊意乃以

阿彌陀佛一軸隨行人問其故答曰此余投西方見
佛公據也及赦罪放免還家每見庖廚有活物即令
人放之嘗有言曰吾得罪處囹圄何異雞鴨之在庖
廚我今豈忍復殺彼之生命耶丹穴老人曰楊子
言狴犴使人多禮又豈知囹圄使人戒殺乎以東坡
之大才一旦遇難輒以已諭雞自後軫戒殺之念彌
篤況我等無才之人未及於難遽然有戒殺之念與
豈不善哉

狴犴牢獄也上邊迷切下音岸

東坡放生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
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
錫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尸遺在東坡

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鳴
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
有蟬動視之乃蟲也妾遽以指爪墮其命東坡訓之
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
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柰齧我何東坡曰
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拾而放之可
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齧人耶妾大悟自
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卽
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
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蟬音勦也

黃魯直謂子瞻語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其適到市橋

見生鷄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
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幸作一杯
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
渠命殪者烹而悅我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
時從權爾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
曰我肉衆生肉各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
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湏莫教闔老到自揣看何
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逃
闔老之責乎

愀七小切驚也

善誘文終

